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七十六

牧守部

教化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然則德禮之與政刑感人之深淺成俗之厚薄可知矣自堯命州牧事多闕文秦置郡民罕見德迨于兩漢之世始有循吏之名或興學而化行或脩禮而教闡或引咎而人知勸或掩過而人遷善若文翁韓延壽之屬皆著異迹燠乎博史後之繼踵比比有焉非夫仁信篤誠寬厚靜正其身而率下者孰能至于此哉

漢文翁廬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 帝末為蜀

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

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飾厲遣詣京師受

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小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

士少府郡掌財物之戶以供太守者也刀允蜀刀有環者也布

也在刀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郡中高用次察舉

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脩起學宮於城都市中學官學之招下縣

子弟以為學宮弟子下縣四効之縣為除更繇不令從高者以

補郡縣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宮童子使在便坐受事便坐別

正視事非每出行縣益從學宮諸生明經飾行者與俱也益多使傳

教令出入閨閣閨閣內中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

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

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韓

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

事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構結也

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

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

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謚俗民所疾苦謚

請問里歌謚改教善惡也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

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

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

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下里地下萬里偽物也

之形也偶對也棄其數年徙為東郡太守延壽為吏上禮義好

物於市之道士也

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

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學官為序之舍也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升

降揖讓及都試讓武設斧越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

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延壽接待不

吏恩施其厚而納誓明或期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

何以至此言豈我負之邪其人何以為此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

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殊絕也以人救之故延

壽聞知對掾涕泣遺吏鑿治視遺鑿治之而厚復其家延壽嘗

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曰令其定罪名還至府

門門卒當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

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資取也取

以事君其敬則同故母則極愛君則極敬不如父之兼敬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

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

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

過微無也歸舍召見門卒卒諸生聞延壽賢無固自達故代卒人

為卒也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入手左馮翊歲

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史治迹

延壽曰縣皆有賢良督隍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

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曰可一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

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

守卒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

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称病不聽事

因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畜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比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

祖謝頤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兄以讓弟弟又讓之故云相移延壽大喜開

閣延見内酒肉與相對飲食勵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

從善之民以其悔過從善故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

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勸勵不敢犯延壽恩信週遍二十

四縣莫復以詞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敢欺給給誰黃伯

為潁川太守宣帝垂意於治教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不令百姓皆知

也伯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分夫問反令民咸知上意使郵鄉

官皆畜雞豚郵行書舍謂傳送文書所上處亦如以贍貧窮者

薛宣為左翊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史使自行罰曉

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史莫不

喜惧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

何武為揚州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

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揚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

生即就也學官舍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意

後漢寇恂光武時為汝南太守盜賊清静郡中無事恂素好學

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

李忠為丹陽太守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校亦學也禮記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三楫而後至

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七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喪所以明尊長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之禮而孝弟之行立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

田原元龜
衛颯為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
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暮年間邦俗從化

任延為會稽都尉每時行縣輒使尉勉孝子就餐飯之後為九
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
之性夫婦之道延乃遺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
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
以賑初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
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日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
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正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
漢中錫光為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
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候嶺南葉風始于二守

馬又為武威太守造立校宮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
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風

秦彭為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
春秋享謝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
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三老卿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
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張堪為左
馮翊在郡脩禮設條政教化大行

歐陽歙為汝南太守世傳復生尚書在郡教授數百人

伏恭為常山太守明齊詩敦修學校教授不掇由是比州多為
伏氏學

王追為益州郡太守始興學校漸遷其俗

廉范為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辦好相持短長范每勵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

羊績為南陽太守班宣政令候民利病百姓勸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績深疾之常弊衣薄食車馬羸敗

張伯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奏後為潁川太守松為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

鮑德為南陽太守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黌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嚮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劉寬為東海相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

色常以為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吏人過但用蒲鞭罰之亦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停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讓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年少勉以孝弟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欒巴為桂陽太守以縣處南垂不閑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與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外授幹府吏之類也晉令諸郡國不滿千以郡縣皆有幹幹猶主也

何敞為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督郵主司察愆過立春陽氣發生故召歸分

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弟有義行者及舉寃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義其父

母追行喪服

出居與父母者別居也其親先亡者自恨喪禮不足追行喪制也

推財相讓者二

百許人

高譚等百八十五人推財相讓置立禮官不任文吏

王暢為南陽太守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郡劉表諫之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被喪刈薪夫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遺烈

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層以藏罪鞠人常稽日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應奉為武陵太守興學校舉反陋政稱

魏伯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掾吏有過要先悔其失不

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訐伯輒稱它吏之長終不及人之矩言懷慙讚訟遂息

許荆為桂陽太守郡濱南川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

婚姻制使知禮禁嘗行春到來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

相言訟荆對之嘆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

使吏上書陳收氣請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

抑人謝引等不養父母兄

弟分析因此皆還繼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

劉表為荊州刺史起立學校博求儒術

孔融為北海相立學校表顯儒術

魏袁渙為梁相每勅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談

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難以禮化然則吾所以為之為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行溫柔而內能斷

杜畿為河東太守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足少耗減畿治之崇寬會於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常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恕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徃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將牛草馬下逮鷄豚大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郡中郡人樂詳少好學畿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

東學業大興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

王恂為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

令狐邵為弘農太守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不無忌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郡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學業轉興

顏裴為京兆太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徃又課民當輸租時牛車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不煩民民不求吏

劉馥為揚州刺史恩化大行於是聚諸生立學校

牽招為鴈門太守簡選有才識者詣大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

中庠序大興

徐邈為涼州刺史收歛民間私杖藏之府庫然後卒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派通羗城人貢皆邈動也

任嘏為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

劉邵為陳番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

王凌為青州刺史時海濱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不容於口徒為揚預州刺史咸得軍民之歡心始至預州族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矣

王基為荊州刺史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

楊俊為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

范滂為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又郡壤富貴玃玩克積滂制之息其華侈

蜀王商為郡守修學校廣農桑百姓便之

吳顧邵為預章太守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

晉曹志字允恭為樂平太守在郡上書以為宜尊儒重道請為博士置吏卒

李重為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

鄭哀為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弟敬禮賢能興立庠序開誘後

進

陶侃為荊州刺史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薄之具悉投之于江刺史將則加鞭朴曰樗蒲者收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寵達邪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陪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者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何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

孔衍為廣陵郡守雖隣接於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周處為楚內史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虞傳為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

范汪為東陽太守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進范甯汪子也為豫章太守在郡大脩庠序遣人徃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回性子弟皆克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預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為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重樓復更而甯自置家廟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仇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開二門合前為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右廟社稷準之大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功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存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

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恭時為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

庾亮為征西將軍鎮武昌開置學宮亮薨乃廢

王丞為東海太守有犯夜者為吏所拘丞問其故答云師師授書不覺日暮丞曰鞭挺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吏令歸令

宋孔季恭為會稽內史修飾學校計課調習

蔡興宗為會稽太守三吳舊有鄉射禮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

張緬為預章內史緬為政任恩惠不設鈎矩吏人化其德亦不南齊劉悛為司州刺史於州治下立學校

虞愿為晉平太守在郡立學堂教授

豫章王嶷為荆湘二州刺史於南蠻園東南開立學上表言杖置四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什菜禮

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嘆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江祀為南東海太守治下有宣尼廟久廢不修祀更開掃構立梁始興王憺出為益州刺史開立學勸課就業遣子映親受經焉

由是多向方者

殷鈞為臨川內史躰羸多疾閉閣卧治而百姓化其德却盜奔出境禽却帥不加考掠但和言詣責却帥稽顙乞改過鈞益命遣之後遂為善人

陸襄為鄱陽內史有彭李二家因忿爭遂相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誚但以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深自咎悔乃為設酒食令其盡勸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民歌曰陸君改無怨家鬪既罷讎共車

抑憚為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著之文教百姓稱焉張綰為預章內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

欽若等曰禮記正言是梁武帝所以撰故稱制旨四姓謂朱張顧陸也

顧憲之為衡陽內史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先為禍階開家部棺水洗枯骨為除崇憲之曉諭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微陽獨無誦者乃嘆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

張緬為預章內史緬為政任恩惠不設鈞鉅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

後魏張恂為廣平太守招集離散開建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詠之

賈雋為荊州刺史先是上俗置荊州後改為洛州在重山民不知學雋乃表置學宮選悟者以教之

李仲璇為兗州刺史以孔子廟墻宇頗有頽毀遂脩改焉

裴延雋為幽州刺史以范陽人鄺惲好學有文才用為主簿令其修起學校禮教大行民歌謠之

李平為相州刺史勸課農桑修設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講堂親為之

劉道祿為弘農太守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

盧道將為燕郡太守儒生優禮勸學業敦課農桑墾田歲倍張萇年為汝南太守有郡民劉崇之兄弟分拆家財唯有一牛爭之不決訟於郡廷萇年見之悽然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即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誠約感教敬讓

裴安祖為東聞喜人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境內欽服之

違或為東豫州刺史綏懷蠻左頗得其心蠻首田益宗子魯生魯賢先叛父南入數為寇掠自或至州魯生等咸戕啓修敬之復為害或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表立大學選諸郡生徒於州惣教

李訢為相州刺史上跡求立學校曰臣聞至治之隆非文德無以經綸王道太平之義非良才無以光贊王化是以昔之明王建庠序於京畿立學宮於都邑教國子弟習其道藝然後選其俊異以為造士今聖治欽明道隆三五禮服之民咸仰德化而所任州士學校未立臣雖不敏誠願備之使後生聞雅誦之音

童幼觀經教之本臣昔蒙恩寵長管中秘時課修學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已蒙進用臣今重荷恩遇顯任名岳思闡帝猷光宣於外自到以來詣諸文學舊德已到後生未進歲首所貢雖依制遣對問之曰惧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於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旒冠冕之胄就而受業庶必有成其經藝通明者貢之天府則郁郁之文於是不墜書奏從之

高允為懷州刺史時年將九十勸民學業風化頗行

蕭宝為徐州刺史起學館朔望引見士姓子弟接以思顏與論經義勤於政治吏民愛之

崔辯為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為務

崔遊為河東太守大學舊在城內遊乃移至城南閑敞之處親自說經當時學者莫不勸慕號為良守

高祐為西兗州刺史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崔孝暉為趙郡太守興立學校親勸覩百姓賴之

楊津為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度尺持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所輸少劣亦為受之但無以示其耻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又為岐州刺史臣細躬親孜孜不倦守令察佐有濁貨者未嘗公事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勵莫有犯法

寇雋為梁州刺史民俗荒獷多為盜賊雋乃立郡縣令為庠序勸賊盜使婦農桑敦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賴革

北齊鄭述祖父道昭先為荊州刺史述祖天保初又為之有人
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人君執之以歸首述祖持原之自是
之後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去五十載風教猶相
同

蘇瓊為南海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
引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曰之天下難得者兄弟
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衆人莫不
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恩分異十年遂還同主每年春摠
集大儒衛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
人指吏曹為學生屋

後周長孫儉初任契為荊州刺史所部郡縣令泉璨為民所訟
惟制獲實儉即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
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
於是屬城肅勵莫有犯法西魏文帝重書勞之太祖又與儉書
曰近行路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杖三十用肅郡下吾昔聞王
臣蹇蹇匪躬之故蓋謂曷公忘私無知不為而已未有如公刻
身罰己以訓郡僚者也聞之嘉嘆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
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其業
吏民表請為儉起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焉
柳霞為霍州刺史導民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之
以耻之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為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
可欺乎薛慎為湖州刺史州界既雜蠻夷劫掠常以為務慎乃

集諸豪師具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限時節甚每見必殷勤勸戒乃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謂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民之父母也莫不忻悅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婚娶之後父母雖在即與別居慎為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也者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折非唯蠻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者喻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養父母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樂遜為湖州刺史民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別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顯被褒錫隋于義字茲恭為武安太守專崇德教不尚刑威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財位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耻愧移貫他州於是風教大洽以其德化人皆此類也

梁毗為西寧州刺史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雋由此遞相陵奪每于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喜之

趙賢通為冀州刺史有人盜其田中蒿者為吏所執賢通曰此

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戴蒿一車以賜盜者媿惡過於重刑以其儉化民皆此類也

令狐熙開皇中為桂州刺史先時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遺之以為建城邑開設學校人夷感之化焉

乞伏慧領桂潭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君示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

楊柱字元度歷荆洛二州長史每聽政之暇必延生徒講受時人稱之

辛公義為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則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頌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有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須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若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知咸自歎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梁彥光為相州刺史自齊亡衣冠士子多遷闕內唯技巧高販及樂戶之象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李自君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讓其餘並坐廊下有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奉行賓貢之禮行於郊外祖道

并以財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有塗陽人焦通性酗酒
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
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扶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
感悟既悲且愧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
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吏人感悅略無爭訟

抑且為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擊旦開設學校大變其風
煬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

唐高士廉太保時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患
疾父母病有危殆不躬扶持杖頭桂食遙以哺之兄弟異年牢
通假借士廉隨方誘勸有不悛者親率官屬詣其門而諭之由
是邑里翕然多為孝弟兼命儒生講論墳典勉勵後進西蜀學

校一時復興

高智周高宗時為壽州刺史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
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訟之事

李栖筠代宋時為浙西觀察使屬師旅飢饉之後百姓流離講
誦之徒數年僅足乃大開學館招延秀義表大儒河南褚冲吳
郡何負等超資授官為學者師身自執經質問疑由是遠通趨
風鼓篋升堂者至數百人教化大行俗若鄒魯

馬燧為懷州刺史乘兵亂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種燧乃務教化
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施敬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田中
生槽人頗便之

張鎰為濠州刺史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比去郡升明經者四

十餘人

陽城德宗時為道州刺史左州以家人法為理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前刺史有賊罪觀察使方推鞠之吏有幸於前刺史者拓拾其不法事以告欲自為功城立杖殺之賦稅不登觀察使請消讓州上考功第城自署其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恠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為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城因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卧坐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觀察使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案之臣欽若等曰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以行中道而逃

令狐楚穆宗時為宣武單節度使先是汴卒驕悍累逐主帥韓引以重法繩之人皆偷生莫革其性楚以仁惠明其教令人遂從化

曹華為沂州刺史初李正己盜有青鄆十二州傳襲四世垂五十年人俗頽鶩不知禮教華令將吏曰鄒魯儒者之鄉不宜忽於禮義乃躬禮儒士習俎豆之容春秋什奠於孔子廟立學講經儒冠四集出家財贍給俾成名入仕其往者如歸

鄭澣文宗時為興元尹先是澣父餘慶之鎮興元創儒宮設學館至澣之來復繼前美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六百七十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七十七

牧官部七

能政

自秦氏罷侯置守漢室之興率循無改垂及中葉品式備具故
 有與我共此之嘆而二千石之著治郊者率加褒賞以申勉勵
 史氏所述循吏為盛焉東京而下咸可徵也自非勵精為治政
 身率下導導德齊禮之訓以變風美倍推務本明利之術以厚
 生阜財措枉而擊強興廉而崇讓先之以條教濟之以仁惠居
 之以繁簡輔之以強明又曷能致政治之清夷吏人之勸愛所
 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斯仲尼所謂既富而教
 三年有成者為不誣矣

漢韓延壽為潁川太守治甚有名徒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延壽在郡數年徒為東郡太守以黃伯代居潁川伯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政事迹並見牧守教化門

黃伯為潁川太守前後八年郡中愈治天子以伯治行詔賜爵關内候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自漢興言治民吏以伯為首入守京兆尹

趙廣漢為京兆尹奏請令長安游激獄吏秩百石時贈其秩以屬其行其

後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王成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賜爵關内候秩中二千石

翟方進為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在

三奏事刺史歲甚輒奏事京師也

邵信臣為南陽太守為民興利戶口增部賦盜獄訟衰止吏民

親愛信臣號之曰邵父

薛宣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入守左馮翊宣為吏賞罰明用法

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記多仁恕愛利愛人而安利也

馮野王為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馮翊京師稱其威信又為

上郡太守

馮遂野王弟也為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

馮翊遂弟也為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

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貨好為條教吏民嘉美立更歷五郡所

居有迹

後漢宋均為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嘗寢病百姓耆老為禱請旦夕間起居其民愛如此

馮豹為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

杜時為南陽太守惟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視事七年政化大行

慶鴻為瑯琊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曹褒為河內太守時春秋大旱糧穀踊貴褒到乃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

郭伋為并州刺史所過問民疾苦搜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礼朝夕與參政事

謝夷吾為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積歐陽歛為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

魯王興齊武王演之子為弘農太守有善政

王堂為巴郡太守吏民生為立祠永建中為魯相政存簡一致數年無詞訟遷汝南太守郡內稱治

陸康為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

陳寵為廣漢太守西州豪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瓊鐔顯等以為腹心訟者日減郡中清肅

衛颯為桂陽太守先是含汪湏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來盤名曰傳檄每一吏出徭及數家

百姓若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後省
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諭租賦同之平民允理
卹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
理

宋登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李膺為蜀郡太守脩庠序設條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珍玩
不方於門

陳蕃為樂安太守時李膺為清州刺史各有威政屬城聞風皆
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焉

延篤為左馮翊徒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愛恤民黎擢用長者與
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嘆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

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二王後有邊延二君

景毅為益州太守討定叛夷毅初到郡米斛萬錢漸以仁恩少

年間米至數十

少年未
多年也

徐璆歷任成汝南東郡海三所在化行

公沙穆為遼東國屬郡尉善得吏人歡心

史敞為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

王商為益州牧劉焉以為蜀郡太守有治聲

駱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為陳相值遠術僭號兄弟忿爭天下

鼎沸群賊並起陳與北界姦慝四布俊勵威武保疆境賊不敢

犯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稔

魏劉靖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為納言出臨京

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蕃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
旱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警麥克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
封符指期無流連之苦鰥寡孤獨蒙廩賑之實加之以明摘幽
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奉王命百姓垂拱仰辦雖昔趙張
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為政類如此初雖似罪密終於百姓
使之

司馬郎為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

杜畿為河東太守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
生有一死不可負義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

梁習為并州刺史邊境肅清百姓市野勸勤農桑令行禁止貢
達名士咸顯於世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

以為有所聞識刺史未有習者

張既為雍州刺史後轉梁州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倉惡
為燉煌太守民夷稱其德恩後皇甫隆為太守燉煌人以為隆
剛斷嚴毅不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為下興利可以垂之

楊阜為武州太守會蜀先主取漢中以逼下辦太祖以武都孤
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氏使居京兆扶
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百姓襁負而隨之為政舉大綱
而已下不忍欺

蜀馬忠為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恤理甚有
威惠

王祗為捷為太守後有廣漢王離代祗為太守亦有美績雖聰

明不及祗而文采過之也

吳謝景為豫章太守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為前有顧招其次即景

周勳為鄱陽太守在郡十三年賞善罰惡恩威並行

吳彥為交州刺史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寧清

晉鄭褒為廣平太守以德化為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

司馬芝為河南郡居官十一年自魏迄今為河南尹者莫及芝

劉引為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其在江漢值王

室多难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雅誠郡下勵以公義簡刑獄務

農桑每有興廢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走咸

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

劉殷為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

范曄為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

鄧攸為吳郡太守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

王况為豫州刺史探尋善政案賈逵已來法制禁令諸所施行

擇善者而從之

下紹字叔倫為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於是河北騷擾

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又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

末劉義欣高祖弟道憐子也為豫州刺史鎮壽陽于時境土荒

毀人民凋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網維補緝隨宜經理劫

盜所經立討誅之境內晨服道不拾義城府庫藏並皆充實遂

為盛藩強鎮

孔季恭為會稽相務存治實勅止浮華翦罰遊惰由是寇盜衰止境內肅清

杜慧度為交州刺史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條學校歲荒民飢則以私祿賑給為政纖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

王僧虔初監吳郡太守後為湘州刺史所在以寬惠稱裴松之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

陸微為益州刺史隱卹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民物殷阜蜀土安悅

阮長之歷東莞武昌臨海太守皆有風政為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治者咸稱之

吉翰為益州刺史著美甚績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

臧質為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南蠻校尉劉湛還朝稱為良守還寧遠將軍

申恬為山陽太守善於治民所流有績為太山太守威惠兼著吏民便之

杜驥為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于宋末刺史惟羊穆之及驥為吏民所稱詠

張岱為益州刺史數年益土安其政

劉損為義興太守時東土殘饒太祖遣揚州治中沈演之東入賑恤以損綏撫有方稱為良守

南齊虞愿宋末為晉平太守有異政後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

曰北郡承惠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安陸王緬為吳郡太守少時大著風績竟陵王子良與緬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未有此政世祖嘉其能轉郢州刺史

張環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戶尚書後安陸王緬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乞緬問何不事產而行乞耶答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緬由是深加嗟賞

傅琰為南郡內史行荊州事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劉聞慰晉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何敬叔故彰縣令丘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

梁永陽王敷少有學業仕齊為隨郡內史招懷遠近士庶安之以為前後之政莫及齊明帝謂徐孝嗣曰學士舊例不解理官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于此對曰古者修文德以來遠人况止郡境而已帝稱善

長沙王懿為晉陵太守曾未期月訟理人和稱為善政

襲吳平侯勵為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

孔休源為南郡太守行州府事甚有治迹平心決斷請託不行高祖深嘉之

衡山縣侯恭為雍州刺史簡文少與恭游時被賞狎至是手令勗以致事恭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訟德詔許焉名為德政碑

夏侯相為湘州刺史言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

王志為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乃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爭倪因相攜請罪所爭地遂為閑田

夏侯亶為吳興太守有惠政遷司州刺史又為邊人所悅服何敬容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吏民稱之遷吳郡太守為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為天下第一世稱為何吳郡後謝舉為吳郡太守聲迹略相似

劉之亨代兄之遴為南郡守有異政荆土懷之惡斥其名號為大南郡小南郡

王瑩為東陽太守有惠政遷吳興太守瑩處二郡皆有能名

謝覽為吳興太守初齊明帝及覽父淪東海徐考嗣並無吳興號稱名守覽皆欲過之

劉潛字孝儀為臨太守是時政綱踈濶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下條制屬精綏撫境內風俗翕然大章

何遠為宣城太守郡經寇抄盡心綏理復著名迹後為始興內史在官好開途卷修葺墻屋民居市里城隍廐庫所過若營家焉

陳王勵為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訟勵政績許之

陵子隆為荊州刺史時新置治于公安城池未固子隆隆建城郭綏集夷夏甚得民和當時稱為稱職三年吏民詣都上表請

立碑訟美功績詔許之
後魏長孫肥道武時為兗州刺史撫慰河南得吏民心威信著
於淮泗

張恂為廣平太守招集離散開建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詠之
於是喪亂之後罕能克厲唯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
之其治為當時第一

陳晋王虔子崇為并州刺史有政績

淮南王世遵為北平將軍定州刺史百姓安之為幽州刺史性
情和惟誠化尊百姓樂之

臨淮王昌弟孚為冀州刺史勸課農桑境內稱為慈父隣州號
曰神君

任城王澄為徐州刺史甚有聲績

任城王雲為冀州刺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

淮陽王孝友為滄州刺史在郡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

元子美為梁州刺史在仇地六載甚有威惠之稱

安豐王猛子延明為豫州刺史甚有政績

崔寬為鎮西將軍陝城鎮將弘農土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
通販貨往來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為能政穆巖
為汾州刺史劉对在郡甚有威惠前定陽令吳耳仁亦有恩信
巖並為表請之巖既頻薦升等所部守令威自砥礪威化大行
百姓安之

元欣為荊州刺史轉齊州刺史欣在二州頗得人和

張彛為秦州刺史彛敦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民庶愛仰之

李音為冀州刺史清簡愛民甚收民譽後轉定州刺史二州既連接百姓素聞風德州內大治

張蒲為相州刺史扶弱抑強進善黜惡教化大行

陸昕之為兗州刺史尋進好安東將軍治有名績仍除青州刺史在州著寬平之稱轉安北將軍相州刺史

陸凱為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為良吏

梁懷為長安鎮將雍州刺史清儉有惠政善於撫恤却盜息止流民皆相率來還

薛虎子為徐州刺史孝文曾從容問秘書丞

李彪曰鄉頻使江南徐州刺史政績何如彪曰綏邊布化甚得民和孝文曰朕亦知之

竇瑾為長安鎮將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在朕八年甚著威惠李世安為相州刺史敦勸農桑禁斷淫祀

崔挺為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及散騎常侍張彛兼侍中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承受使省方採示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吏之名

畢元賓為兗州刺史為政清平善撫民物百姓愛樂之

崔亮為雍州刺史性公清敏于斷決三輔服其德政

蘇椿為武功郡守既為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裴宣為司州別駕明敏有器幹摠攝州府事無疑滯遠近稱之

崔休遷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擲李伯徽劉東等一千人上書頌休德政靈公從善之

張普惠為東豫州刺史時淮南九成十三郡猶有梁氏前弊別郡累縣之民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縮攝有方姦盜不起民以為便

竇瑗為廣宗太守治有清白之稱廣宗民情凶戾前後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完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為吏民所懷及北齊神武輔政班書州郡誠約牧守令長瑗政績以為勤勵

北齊永安王浚為青州刺史聰明矜恕上下畏悅之

趙郡王子叡為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時年七十留心庶事糾摘姦非勸課農桑接禮雋所部大治稱為良牧裴讓之為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劒迹盜賊清靜暮月之間翻然更速

宋世良為清河太守天保中大赦郡先無一囚率郡吏拜詔而已獄內穠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封子繪為鄭州刺史子繪曉達政事長於綏撫歷宰州郡所在安之房謨為兗州刺史先是常州兵皆秦沈驅使饑寒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勤不令煩擾以體假番伐洗沐督都察主司親自檢視又使傭賃令作衣服終歲還家無不溫飽全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人入其界者咸稱嘆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兗州彭

城慕其政化及為刺史合境欣悅神武與刺史書叙謨及廣平
太平羊敦廣宗太守許李良等清能以為勤勵全書甚多許惇為陽平太守時遷都於鄴陽平為畿郡軍國責辦賦劔無
淮又勲貴屬請朝夕徵求惇並御之以道上下無怨政為天下
第一加賞異畝形於閣詔訟天下歷魏尹齊梁二州刺史政並
有治聲遷大司農

蕭祗字敬式梁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在梁為東陽州刺史于時
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獨蒞以嚴切梁武悅之遷北兗州刺史
袁筆脩為信州刺史即其本鄉也時人榮之為政清靜不言而
治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竟不到
晉出過詣諸州梁鄭亮疆境連接州之四面悉有舉劾御史竟

不到信州其見知如此又為博陵太守數年大有聲績遠近稱
之

後周獨孤信為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民有冤訟
歷年不能決信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礼教勸以農桑數年之中
公稱富貴流民願附者數萬家太祖以其信著遐通故賜名為
信

張軌為河北郡守在郡三年功績甚著臨民治物有循吏之美
大統間言宰民者多推尚之

楊雄為洺州刺史抑坐豪俗雜實渝民多輕滑雄威惠相濟夷
夏安之竇熾為大都督原州刺史抑豪又申理幽滯每親巡龍
土畝勸民耕桑在州十載甚有政績令狐整為豐州刺史廣布

恩威傾身撫接數月之間府州備儀洽州府豐州舊州治不居
民中賦役參集勞逸不均整請居武當詔可其秦將勵撫道迂
者如歸旬月之間城府周備席固之遷世其部典多願留為整
左右整諭以朝制弗之許焉莫不流涕而去及整秩滿代至人
吏戀之老幼送整遠近畢集數月停留方得出界其得人心如
此

唐瑾為蔡州刺史歷柘州破州所在皆有德化人吏稱之
梁臺為鄜州刺史性䟽通恕已待物至於蒞民處政尤以仁愛
為心

韋孝寬為徐浙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荊州與孝寬情
好款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為連璧

宇文神舉為并州刺史州既齊民別都控帶要重平定甫尔民
俗澆訛豪右之家多為姦猾神舉勵精為治示以威恩旬月之
間遠通悅服

留璠為同和郡守先羗界附洮陽共和二郡羗民常越境詣璠
訟理焉其德化為他界所歸仰如此蔡公廣時鎮隴右嘉璠善
政及遷鎮陝州欲啓璠自隨羗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歡
異

韓盛為新平郡守居官清淨嚴而不淺務恤孤貧抑挫豪右賊
盜止息郡境肅然

幽公廣太祖姪孫梁州摠管秦州刺史性明察善綏撫民庶畏
之而悅之

席固歷豐湖昌三州刺史莅官處頗有聲績

權景宣為南陽郡守寇盜劔迹民得肄業百姓稱之立碑頌德
辛昂為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淮舊俗生梗昂威惠
浴著吏民畏而愛之

梁春為敷州刺史梁安二州俱有惠政

隨豆慮勣仕周為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
于璽為汴州刺史甚有能名高祖聞而喜之優詔褒揚賜帛百
疋後歷郡洺熊州刺史並有惠政

梁彥光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轉相州刺史下車發摘姦隱有
若神明又以德化人吏人感悅略無爭訟

令狐熙為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良二千石開皇四
年高祖幸洛陽熙來朝吏人恐其遷悲泣於道及還百姓出境
送謁歡呼盈路反為汴州刺史重禁遊食抑工商人有向街開
門者杜之盤愛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為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
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高祖聞而嘉之

辛彥之為隨州刺史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

慕容三藏為廓州刺史民歌詠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又為
和州刺史轉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

柳儉為廣漢太守甚有能名高祖以儉名著稱擢拜蓬州刺史
獄無繫囚千汕州刺史在職十年荆夷悅服

韋協字欽仁歷定息秦三州刺史皆有能名河間王引每晉王
廣入朝引輒領揚州刺史摠管及晉王歸引復還蒲州刺史在

官十餘年風化大洽
韋壽字世齡為常毛二州刺史頗有治名
蘇孝慈為浙刺史遷洪州摠管俱有惠政

李諤為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

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合境之內呼為慈母後遷并州刺史時東

山霖潦自陳汝千滄海皆苦水災境內大于獨無所損

敬肅為幽州刺史遷衛州司馬俱有異績

公孫景筏為汝南太守息州刺史法令清德化大行又歷伊道

淄三州刺史皆有德政論者稱為良牧

侯莫陳穎為桂州摠管十七州諸軍事至官大崇恩信人夷悅

服煬帝即位徵還京師後拜常山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

常以穎前在桂州有惠政為南方所信復拜南海太守

丘和為代州刺史在郡善撫吏士甚得歡心

宇文弼歷翔代吳三州刺史皆有能名除泉州刺史

薛道衡為檢校襄州摠管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

張齋歷撫顯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

段文振為石河三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摠管

房彥謙為鄆州司馬時鄆州久無刺史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

柳機為華州刺史前後作牧俱稱寬惠

賀若誼歷靈邵二州刺史原信二州摠管俱有能名

柳且歷羅浙魯三州刺史並有能名

柳譽之為肅刺史轉息州俱有惠政

楊并為寧都太守歷吳州摠管甚有能名

張昶為冀州刺史進位上開府吏民悅服稱為良二千石

張孫平歷許具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前後刺史

多不稱職朝廷以平在所有善稱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

趙賢通為冀州刺史甚有威德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為祈禱其

得民情如此

唐權萬記武德中為西韓州刺史在州以清幹著稱

韋仁壽武德中為雋州都督府長史時南寧州內附高祖令仁

壽檢校南寧都督寄聽政於越雋法令清肅人懷歡悅

張元濟為高陽郡丞時無郡將元濟獨統大郡吏人畏悅

武士護武德末為揚州都督府長史開闢田疇示以刑禮數月

之間歌載路

李桐客太宗貞觀初累遷通巴二州刺史所在稱平添譽百姓

呼為慈父

崔幹歷宋幽二州刺史為下所懷

劉德感為錦州刺史以廉平著稱百姓為之立碑

盧祖尚為蔣州刺史轉壽州都督又轉瀛州所在之職皆稱政

理

薛大鼎貞觀初為滄州刺史大鼎與瀛州刺史賈敦躋冀州刺

史鄭德本俱有美政可比號鐺脚刺史

党仁引為廣州都督有方略所在皆有稱績時有扶風強室質

亦以幹能致位尚書郎刺史議者以仁引為羗中之絕室質為

丘中之絕由是歷居藩要

李君球為興州刺史廷揚州大都府長史政尚嚴肅人吏憚之盜賊屏迹高宗頻降書勞勉

高智周總章中為壽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

田仁會為平州刺史勸學務農稱為善政

蔣儼為幽州司馬以善政為巡察使劉祥道所

薦擢為會州刺史改為蒲州刺史蒲州戶口殷劇前後刺史多不稱職儼下車未幾令行禁止稱為政收

薛謙光則天時為常州刺史先是李嶠等奏人情重內官輕外職乃命韋嗣立及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其後以政績可者唯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錕三人而已

狄仁傑為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御史德郭幹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寧州境內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幹既授館召州吏謂之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願成使君之美無為久番州人方散幹薦名於朝徵為各官侍郎

薛季昶為雍州長史威名甚著前後京尹無及之者又為魏陝二州刺史洛州長史所在皆以嚴肅為政

楊元淡歷蘄蒲晉魏宣許六州刺史京梁二郡督荆府長史前後九度以清白昇進再降璽書褒美

李潛為閩虢潞三州刺史又拜益州長史劔南節度使所歷皆以誠信待物稱為良吏

姚元之為揚州長史淮南按察使為政簡肅人使立碑紀德俄

除同州刺史

嗣吳王琨歷淄衛宋鄭梁幽六州刺史皆有能名

李傑為河南尹勤於聽理每有訴別雖衢路當食無廢虺斷由是官無番事人吏愛之

苗晉卿為安康郡太守歲餘郡吏稱理遷魏郡太守河北採訪使居職三年政化大行

崔隱甫為太原尹人吏刊石頌其美政後為東都留守為政嚴肅甚為人吏之所憚

崔琳有幹局玄宗開元中歷典數州皆知名

李峴為河南少尹魏郡太守入為金吾將軍廷京兆尹所蒞皆著聲績

弟五琦為郎州刺史甚有能名

王珣自拆衝授辰州刺史遷郎州皆有政術

嚴郢為京兆尹傳以文學參朝廷論議前後請減諸色丁匠數千百人號為稱職

張延賞為北都副留守河南尹江陵尹成都尹連統四鎮所至稱理其去也皆刻石記焉

呂諲肅宗上元元年罷相授太子賓客尋為荊州節度諲初在廟堂無異稱及理江陵三年號為良牧

蕭復太歷中為歙州池州刺史以理化著聞遷韋州刺史

李泌為澧州杭州刺史並以禮行稱

李惠登為隨州刺史惠登朴素不知學居官無枝葉率心為政

皆與理順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間田疇闢戶口加諸州奏吏入其境無不歌謠其能及於頓為山東道節度以其績上聞加御史大夫外其州為上

閻濟美白婺州刺史為福建觀察復為潤州刺史浙西觀察所至以澹簡為理兩地之人常賦之外不知其他

令狐彰為滑州節度使在職風化大行初滑州瘡痍未復城邑為墟彰以身勵下一志農戰內撿軍戎外牧黎庶法令嚴酷人不敢犯年間田疇大闢廩庫充積歲奏王稅及脩貢獻未嘗暫闕

李復德宗建中貞元間為江陵少尹歷容州廣州刺史曉於政道所在稱理

張方福貞元中歷典九郡皆有惠愛

王頓為蘇州刺史護溝瀆整街衢至今賴之

張敬則為鳳翔尹撫戎理俗人甚便之

穆贇為虔當二州刺史宣州觀察使所蒞皆有政聲

渾鎬太師瑊第二子性謙謹多與士大夫游歷延鄧唐等州刺史軍政吏職有可稱者

薛華為汝州刺史有能名又為浙江西道觀察使廉風俗守法度人甚安之

王紹為武寧郡節度使時承張愔之後兵驕難理紹脩緝軍政人甚安之

武元衡代高崇文為劔南西川節度使高崇文既發城畫載其

軍資金帛器慕及伎樂工巧以行元衡至則庶事節儉務以便人化三年公私稍濟

薛戎為衢湖常三州刺史遷浙東觀察使所蒞皆以政績聞揚於陵為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等使政聲大聞入拜戶部侍郎令狐契為北都番守兼太原契久在并州練其風俗因人之利而利之故封內晏然

梁王師範自昭宗龍紀中為青州節度使五十年甚有殊政縣令刺史皆奏儒雅之士為之野無閑田路無拾遺高途唐末為汴宋毫觀察判官僖宗文德初監泉州諸軍事時潦之後編戶初復途尅已為政始定履畝之稅以抑兼并太祖乃命管內如其制於是賦無虛額民無逋負倉庫實而軍食羨矣改天平宣

義兩府從事

趙昶唐末為陳州節度使昶以大冠削之後益留心於政事勸課農桑大布恩惠景福元年秋陳許將吏耆老錄其功詣闕以聞天子嘉之命文臣撰德政碑植於通衢以旌厥功

趙凝為襄州節度使作鎮數州甚有威惠

李挺監曹州事曹去京數舍吏豪猾前後十餘政未有善罰者挺在任暮歲民庶以寧

後唐何瓚唐末代張康葉知河東軍府處事明敏皆吏畏其清而伏其能好會賓友飲饌精簡談笑婉洽外踈內密事有所執性復不回李存賢權心州刺史先是州當賊境不得保守乃於周南五十里據險立柵為治所已歷十餘年矣存賢至郡乃移

復舊郡剡闕荆棘持立解舍州民完集莊宋嘉之轉檢校司空
貞拜刺史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時太兵之後城中士庶饑
死者半厨里蕭然嗣昭緩法寬租勤勸務農穡一二年聞軍城
完輯三面隣敵寇鈔縱橫嗣昭設法杖吾邊鄙不聳
烏震為深州刺史常交儒者以講誦為樂其性純質以清直御
下河北諸郡獨有政聲

周知裕歷房絳淄三州刺史宿州團練使知裕老於軍旅勸於
稼穡凡為郡勸課皆有政聲朝廷嘉之遷安州番後

孫兵明宗天成初為潁州刺史潁久不治賦歛煩碎民不聊生
兵至周召屬邑長吏問里肯吏親問疾苦除正條賦率職務外
其餘苛賦名目一切罷之潁人以狀上聞加檢校太保後為耀

州刺史閬州團練使所至稱治

晉劉遂清初仕後唐天成長興中歷典淄興登三州咸有善政
王傳極為寧州刺史境接蕃部以前政滋章民甚苦之傳極自
下車除去弊政數十件百姓便之不數月移刺歸州為理清靜
羣民愛戴如寧州焉

李承約為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邑邛蠻蠻不敢犯邊外勸農
桑內興學校凶邪盡去民皆感之故父老數輩重疊諸闕言其
政化又聽留周歲徵為左衛上將軍

符令謙為趙州刺史下車布政務從安政廷無訟獄內無斯養
之從皆贍於已無擾於下不周歲而部內大理

馮暉為靈州節度使清崗土橋之間皆是氏一差悵族從來剽

掠行旅須發援兵暉加以恩惠質之義信自是人不帶次道不
拾遺境無寇盜市無游墮獄無枉撓吏無溜蠹四民道什咸得
其所高祖優詔褒之

劉處讓為相澶等衛州觀察等使勤於公務孜孜求理撫馭吏
民不至苛察人甚便之

周邊蔚初仕晉開運初為亳州防禦使為政清肅亳民感其惠
設齋以報之

白延遇廣順中為兗州防禦使在兗二年為政有聞人甚安之
州民數百詣闕乞立德政碑以頌其美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七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七十八

牧守部

興利
勸課

興利

昔大禹之叙九功曰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班固之述循吏
曰所居民富蓋夫君子之為政必求所以利於人向行之也歷
代向下賢守接武乃能相其土宜以興物役使資乎悅使終啓
於善利或導達溝瀆以滋於溉灌或閉邪朽菜以繁於稼穡築
提塌以備水潦疏河漕以通輪運興鑄冶以贍農器造橋梁以
濟徒涉陶瓦覆屋以寧室居鑿山通道以便行旅皆農功被於
萌庶休明載於網簡流風餘烈沒而不污其古之良二千石者

歟

漢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

閘凡數十處閘所以壅水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

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言用之次第也有刻石立於田畔

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奴

游教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

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

吏民親信愛臣號之曰召夫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

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

後漢文齊廣漢人王莽末益州郡夷起兵殺郡守以齊為太守

造起陂池開通溉灌墾田千餘頃

鄧晨為汝南太守興鴻郤數千頃田鴻郤汝南縣東汝土以殷

魚穀之饒流衍充郡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

毀敗之建武中晨欲修復其功聞許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

昔成帝殷用方進之言尋而自憂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

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

飴我大豆享我羊豕及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跡河以利天

下明府令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

死校力晨大悅因暑楊為都水掾使興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

唐四百餘里數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

馬稜廣漢太守時穀貴民饑奏罷監官以利百賑貧羸薄賦稅

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

鮑昱為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廢常三十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杜詩為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為農器治鑄為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是也用

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招田土郡內此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為召父後有杜母

魯丕為趙相遷東郡太守在二郡為人脩通溉灌百姓殷富

任廷為武威太守河西舊少雨澤乃為置水官吏脩理溝渠皆蒙其利

何敞為汝南太守脩理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鮦陽縣屬汝南郡墾田

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尚功德

秦彭為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

肥瘠差為三品各立簿藏之鄉縣於是奸吏跼蹐無所容詐彭

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利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

下州郡

任光為丹陽太守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張

堪為漢陽太守於孤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

張禹為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陂東觀記曰披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道在西其東有

田可旁多良田向堙廢莫脩禹為開水門通引溉灌遂成熟田

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

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後歲至墾田千餘頃民用温

給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餼飯乾飯屑飯水而已矣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舍草廬千戶屠酤成市墾田

千餘頃得谷百萬餘斛

虞翊為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

一翊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祖及下辨並縣名沮

辦今成州也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水開漕般道一余里下辨東三十

衆生大石漳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郭翊乃使

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圻裂因雋去石遂無泥溺之患也

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十餘萬

魏劉馥為揚州刺史廣屯田興利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塢

以溉稻田官民有畜產代為利

賈逵為豫州刺史外脩軍旅內治民事過郢汝造新陂又斷山

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

鄭渾為陽平沛郡太守即界下滋患水勞百姓饑之渾於甬相二

縣界興陂過開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曰地勢滂下宜溉

灌終有魚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

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

名曰鄭陂

徐邈為涼州刺史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盜池

以牧盧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

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犬馬通共中國之費

牢招為鴈門太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及涿水

往返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

其益

晉傅祗為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

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沉菴堰至今兗豫

無水患百姓為立碑頌焉

張闓為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檀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為之言曰張闓興陂灌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為善帝感悟乃下詔曰丹陽侯闓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本宜得其才令以闓為人司農闓陳黜免始尔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

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脩邵信臣遺跡激用澧涓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

孔愉為會稽內史句章縣自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復脩舊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

荀羨為北府都督鎮下邳

今臨淮即縣也

起田于東陽之石鼈公私利

之

劉義欣為豫州刺史鎮壽陽芍陂良田萬餘頃堤塌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參軍殷蕭循行脩理有舊溝引淝水陂不治積久樹大榛塞蕭伐木開榛水得通注旱患由是得除

劉俊為武陵內史郡南江右堤久廢不緝俊脩治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俊親率厲之於是乃立

宋張邵為南雍州刺史至襄陽築長圍修立堤堰開田數千頃郡人賴之富贍

南齊劉懷慰為齊郡太守懷慰至郡脩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沉湖灌溉

竟陵王子良為丹陽尹上表曰京尹雖居都邑而境壤兼跨廣柔周輪幾將千里索原抱濕其處多舊遏右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啓遣五官殷滿典籤劉僧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漂陽永世等四縣解并村耆辭到堪墾之田合計菑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脩治塘遏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帝納之會遷官事寢

梁陳慶之為都督南北司西豫三州諸軍事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克實高祖每加賞之

後魏元萇為河南太守以河橋舡絙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常破壞乃為般路遂廣募空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其岸橋闊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

崔鑿為徐州刺史於州內銅冶以為農具兵民獲利

崔挺為光州刺史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皆有利

沉文秀為懷州刺史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

崔亮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舡行人艱阻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况有此異長河且魏晉之田亦自有橋吾令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汎長無常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謂以像閣道此即以柱

為橋令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籍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在州讀杜預傳見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碾

裴延雋為幽州刺史范郡陽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君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饑餒延雋為跡通舊迹勢必可成乃表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刑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為利十倍百姓至今賴之

李愬為南荊州刺史愬於境內開立陂渠溉稻千餘頃公私賴之

杜弼行海州事在州奏通陵道并韓信故道又於州東帶海而起長堰列遏鹹潮內引淡水勅並依行

李繪為陽內史高陽舊多陂淀繪至後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家給人足

隋盧賁為懷州刺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和民渠又派入溫縣名曰溫潤渠以溉易鹹民賴其利

薛胄為兗州刺史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溢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兗渠

趙軌開皇中為壽州總管長史為陂舊有五門堰兼穢不脩軌於是顧課人吏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十餘頃人賴其利

楊尚希為蒲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復引漢水立堤防開稻田

數十頃民賴其利

唐李襲譽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都俗好尚賈不事農業襲譽乃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頃百姓獲其利長孫操武德中為陝西刺史自州東引水入城以代井汲百姓至今賴之

河間王孝恭為荊州大總管開置屯田創立銅冶百姓利焉高士廉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秦時李冰守蜀導引汶江創浸灌之利至今地居水側者頃直千金富豪之家多相侵奪士廉乃於故渠外別便䟽決蜀中大獲其利

裴行方檢校幽州都督引瀘溝水廣開稻田數千頃百姓賴以豐給

薛大鼎為滄州刺史界有無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聞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令聘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卓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下潦境內無復水災

張儉為朔州刺史廣營屯田歲至數十萬斛邊糧益饒及遭亂儉勸百姓相贍遂逸饑饉州境獨安

嗣楚王靈龜為魏州刺史開永濟渠入新市控引商旅百姓利之

王峻景龍末為桂州都督桂州糧饋乏峻始改築羅郭奉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百姓賴之

李傑為河南尹先是河汴之交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

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為利刻石水濱以紀其績

宋璟為廣州都督仍為五府經略使廣州舊俗皆以竹茅為屋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夷夏懷惠立碑以紀其政

姜師度為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紹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鄭曰鑿涇之利因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為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款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歲過半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為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初寒將申勸卹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

原田彌望畝澮連屬由來榛棘之所遍為抗稻之川倉庫有京坻之饒開輔致畝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為開發冀今遞相教誘功既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桂藉之地此來召作作主亦量准頃畝剖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營種者准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疋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時寇亂之後早曠仍歲編戶轉徙廬井半空乃濬河渠道江流以資溉灌是歲大稔流民畢復

李復為廣州刺史勸導百姓令變茅屋為瓦舍

杜亞興元中為淮南觀察使揚州官河填於漕輓堙塞又僑寄

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街衢造屋行旅擁蔽之亞乃開拓跡啓公私悅賴焉

嗣曹王臯貞元初為江凌尹東北七十里有廢田旁漢右堤決壞凡二處每夏水溢為浸澤臯始至命塞之廣田五十頃悉良美畝收一種又規江南廢州為廬舍江為二橋派人自占者二千餘戶自荆至樂鄉凡二百餘里旅舍鄉聚凡十數大者皆數百家楚俗佻薄舊不鑿井悉汲陂澤至夏與牛畜同潦或汲水數里行旅重困臯乃令合錢作井民以為便

陳孝陽為雋州刺史領二十餘年蠻夷愛之雋州隔瀘水常苦餽餽孝陽設法營田後收谷數萬石軍食之餘又以此餽黎州青溪關鎮軍皆足蜀人至今謂之倒般後以老歸成都蠻夷及交持之泣涕數百里方免

李西華貞元中為商州刺史商州西至藍田東至內鄉七百餘里山阻重沓小遇暴雨則隔絕行旅或露居糧旬日不止則往往憚仆西華上遇暴雨十餘萬置牆立廬又迴山通偏路以避盛水自是行李不滯

李景略貞元中為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鑿成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公私利焉

于頔為湖州刺史因行縣至長城方山下有水曰西湖南朝跡鑿溉田三千頃歲久堙廢頔命設堤塘以復之歲稻蒲魚之利人賴以濟

高瑀元和初為忠武軍節度使比年水旱人民荐饑瑀召集州

民饒郭立塘堤一百八十里蓄洩既均人無饑年

孟簡元和中為常州刺史簡始到郡開漕右孟瀆長四十一里得沃壤四千餘頃

李吉甫元和中為淮南節度使吉甫於高郵縣築堤為塘溉田數千頃人受其利

韋丹元和中為江西觀察使江西邑屋皆以草覆竹掾常多火患及丹到悉以瓦木大革前俗

裴度為興元觀察使寶歷二年度奏修斜谷路及創造館驛畢自京師抵漢中列郵傳於駱谷久矣而艱難阻險人常病之度既到鎮因訪故老熟其利害遂決請移於斜谷橋梁館宇克期而就人心大愜

李聽為靈武節度使境內有光祿渠廢塞歲久將議屯田詔聽復開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

王起大和中代裴度鎮襄陽為民脩湛堰以灌田一境利之溫造大和中為河陽節度使奏脩河枋口堰役四萬功溉灌濟源河內溫縣武德武陟五縣百姓田五千餘頃

高璠為陳許節度使奏脩河枋築許州繞城水堤及開渠溝周回一百八十里畢功

高駢咸通末為安南都護奏本州海路從之初交趾以北距南海有水路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然在水中因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略云人牽財利石限衡津總登一去之舟便作九泉之客今若稍加疏鑿以導往來自然貨殖貿廷

革戎利涉時有詔聽之駢召乃工者啖以厚利境削其石交廣之民至今賴之以濟焉

晉陳暉為靈州節度使作舟車百數代民轉輸行商坐賈蠲其征稅觀民播殖薄其賦歛蕃漢貿易禁詆其欺屬郡堯霍曰課悉復

漢慕容彥超為磁州刺史地饒水田則西門豹史起所理漳塗十二磴之遺迹也時以郡邑存饑溝渠堙塞彥超日引已之親僕及郡牙散卒出俸錢以給其食自旦及夕親令開鑿暮歲之間民獲其惠及以政聞於朝遷領軍州百姓遮留於路彥超始以代者未至營渠不息左右勸而止之彥超曰有未成功處與成之何頓輟而不終其志也聞日嘉之

勸課

易曰利物以和義書曰厚生以養民班固之述循吏曰所居民富由漢之下牧守之可紀者曷嘗不以勸課為先焉乃有勗之以耕耨勉之以樹藝鑄作乎田器敦率乎稼政教之以孳畜而祭養無關訓之以蠶績而纒帛是供居上者勤身以濟衆在下者知方而從化弊俗不革美利敦洽繇是家給人足 平訟沼耻格之風著德讓之道隆管子所謂衣食足知榮辱者其識治躰矣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

鹽靡密初若煩碎米鹽言雜然霸精力能推行之

龔遂為勃海太守既屏盜民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得假

給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技末不田作迺躬

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貴五十本葱一畦

非每一家即家二母此一家則如民有帶持刀劍者

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趨田畝趨鄉

秋冬課收劍益畜果實凌苾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凌苾也

也勞耒勸勉也吏民皆富貴獄訟止息

邵信臣為南陽太守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

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言休息之稀有安居時府吏

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

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培

後漢樊準為鉅鹿太守時饑荒之餘庶流家戶且盡準課督農

桑廣施方略暮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

任延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

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

充給

樊曄為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

茨菟為桂陽太守善其政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勸令勤養

蠶織履民得利益焉東觀記載元和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

履亦若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部裂血出然大潦

之春温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菟教人種桑蚕人得其利

至今江南頗知桑蚕織履皆充之化也

崔石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桑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

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

織絰縵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若

織絰縵布者縵泉也

王景為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脩起無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於廬江鄉亭傳其交辭

劉虞為幽州牧舊幽都應接荒好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朝市之利通漢陽鹽鐵之饒民悅登穀石三十魏杜畿為河東太守漸課民畜牛草馬下建雞豚犬豕皆章程百姓勤民家家豐實

蘇則為金城太守時喪亂之後則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由是歸附者多

皇甫隆為燉煌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溉瀋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樓犁庸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官作樓犁又教術溉歲終之計其所省用力過牛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褰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

夏侯惇領陳畱濟陰太守時大旱蝗蟲起惇乃斷太壽水陂作自負土率將士勸稻民賴其利轉領河南尹

顏裴為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裴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裴又課民

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數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
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
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
使吏役閑鉏治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
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大行使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
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饑凍
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為雍州十郡最王昶為洛
陽興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斫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
遷兗州刺史

鄭渾為魏郡太守郡下百姓苦乏林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果
樹五榆皆潘成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
財足用饒

鄧艾為汝南太守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
晉王寵字正崇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
所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潁校尉石
鑿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

范畧為涼州刺史轉雍州於時西土荒毀氏羌蹈藉田桑
失牧百姓困弊畧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倍甚賴之

劉引為荊州刺史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
悅祖逖為豫州刺史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克已務施不蓄
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上新

恒宣為江夏相鎮襄陽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

儀或載租來於昭軒或親耘獲於隴畝

宋申恬為青州刺史加督冀州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彫弊恬初防衛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

南齊劉善明為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雜粟遂獲其利

梁徐摘為新安太守至郡為治清靜教民礼義勸課農桑暮月之中風俗便改

孫謙為零陵太守謙為郡縣常勸課農桑盡利地收入常多於隣境

後魏崔寬為秦州刺史先是河内年饑劫盜大起寬至脩龔遂之法勸課農桑周年之間寇盜止息

呂羅漢父温為上黨太守善勸課有治名

杜纂為青河内史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

後周郭彥孝為澧州刺史蠻左生梗未遵朝憲至於賦稅遺命者多聚散無常不營農業彥孝勸以耕稼罷其遊獵民皆務本家有餘糧亡命之徒或從富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之少每令荊州遞送自彥孝莅職倉庫充實無復轉輸之勞

隋公孫景茂為道州刺史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乃褒陽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仁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

婦人相助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
唐賞執貞觀初為洺州刺史洛陽因隋末喪亂人多浮偽
執並遣務農各令屬縣有遊手怠惰者皆案之由是人吏
懾憚風化整齊

蘇漢為衛州刺史時河北饑饉主吏苛酷百姓多有流散
乃督察姦吏務勸農桑由是逃散者皆復業

劉晏京兆尹奏當府萬荒地其本戶有能復業請蠲免三
年差科如無復業者請散給居人及客戶并資蔭家隨例
納官稅所墾田畝不荒從之

李融為鄭州刺史作賦稅法得其條無兼并豪奪之家而
農者競勸境內無荒田人到于今賴之

韋丹為江西觀察使課百姓墾田人多儲畜

張仲武為幽州刺史以邊塞既寧又勤撫晉每春則勸農
及夏親行縣以校其民之稼穡見穉莠不去者必撻之見
滋長如雲者必坐於木陰賜酒茗以厚之

梁韓建唐末為華州刺史建少勤農穡尤欲勸課曲盡其
能在革數年軍民饒術

後唐張全義唐末為河南尹洛都自黃巢大亂之後斷之
以蔡賊十餘年間寇盜往來都城灰燼無寸椽尺相滿目
荆榛李罕之尹政也唯部下聚居坊市窮民不滿百戶加
以罕之貪賤治民無術流入來者尋復散去及全義為尹
鉏萊披荆榛招復流庸待之如子每歲農祥勸耕之始必

自立畎畝間喻其耕者餉以酒食政寬事簡吏不敢犯繇是數年之間京畿無閑田民戶數十萬周知裕明宗朝歷絳州淄州刺史宿州團練使知裕老於軍旅勤於稼穡允為郡勸課皆有政聲朝廷嘉之
晉劉審交為陳州刺史出省風俗見耕夫田器鉏耨甚薄而拙乃於河北取樣時鑄造以給民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六百七十八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六百七十九

牧守郡

廉讓第九

班固有言曰謹身師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者循吏之道也是知公廉則絕私清儉則寡欲故能使政平而訟理吏肅而民服馬周禮小宰之職弊郡吏之治者有六皆以廉為本傳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歷代而下居牧守之任以清白著稱者比比有之是皆以道化人砥名礪節確然有守涅而不緇者也至若斬馬芻而席羊皮衣氏裯而宿術下者斯固克已過差偏不已甚然迹其矯抗亦有所激云

漢何並為潁州太守名次黃伯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
後漢張堪為蜀郡太守後遷漁陽光武常召見諸郡計吏
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
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
寶山租卷屋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
被囊而已帝聞良久嘆息

羊續為南陽太守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
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豢馬妻執炊
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

趙咨為東海相在官清簡計日受俸豪畏其節儉

表忠為沛相乘葦車到官以清亮稱

周紆為勃海太守免婦紆廉節無資常築塹以自給帝章
聞而憐之復以為節

楊震為東萊太守當之郡道也經常邑故所舉荊州茂才
方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
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
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
受私謁子孫常蔬食布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
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楊秉彞震之子歷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
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八萬以遺

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張禹為下邳相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飲水而已

羊陟為河南尹計日受俸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
憚之李庸為蜀郡太守蜀之珍玩不入於門益州記其政化
劉虞為甘陵相綏撫荒餘以蔬儉率下後為幽州刺史清
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
助治宮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財
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帝以虞清貧特
不使出錢

劉表在荊州絕二十年家無餘積

魏陽沛漢建安中代張既領京兆尹前後宰歷城守不以
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
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停部萊田二頃
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饑沛病亡鄉人親友及故
吏民為殯葬之

梁習再為并州刺史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
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司馬郎為兗州刺史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
令狐邵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子希到官省

孟康為弘農太守時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平水不得令屬
官遣人探候脩設典故又不欲煩擾吏民常豫勅吏卒行
各持鎌所在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

十餘人群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其所出給若知
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
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焉

裴僭歷代郡太守沛國相兗州刺史每之官不將妻子妻
子貧乏織藜苳以自供為兗州時嘗作以時狀及其去也
留以桂柱高慎為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
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畜
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明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
不亦可乎

胡威字伯武荊州刺史質之子為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
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
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
清恐人知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初質為荊州質自
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馭馭單行每至客舍躬放
馭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有餘
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
絹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祿質帳都督
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
助而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
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餘吏名其父
子清白如此

晉鄭冲自尚書即出補陳畱太守以儒雅為德蒞職無幹

局之譽簞食緼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

鄧攸為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元帝以受攸攸載宋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水而已其後以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

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及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則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

王遜為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於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

謝尚為江夏相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疋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襦袴

丁潭為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

孔愉為會稽內史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里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贈一不得受

陸納為吳郡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公曰

公致醉可飲甕酒食肉多少温曰年大來餘三升便醉白
肉不過十兩復問卿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
足言後伺温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
以展下情温欣然納之時王坦之乃彘在坐及受礼微酒
一斗鹿肉一秤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
上可二升今有一升以備杯杓飲瀝温及賓客並嘆其率
素更勅中厨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禄頃
之微拜左民尚書領州文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甕般納
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祭止有被襪而已其餘
並封以還官

殷仲堪為荊州刺史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常五碗盤
無餘肴飯粒落食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杓亦緣其性真
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乎昔時意
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耳其存
之桓嗣為江州刺史蒞事簡約脩所任齋應作板檐嗣命
以茅代之版付般官

來臨川王義慶為荊州刺史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
並不受

劉亮為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不營財貨所得公禄悉
以還官明帝嘉之下詔褒美

申祐為青州刺史又督冀州性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
饑寒世以此稱之死之日家無餘財

劉秀之為梁州刺史遷益州秀之折番俸祿二百八十萬
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

王鎮之為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其子無以自
給乃葉家致喪還上虞曰墓畢為子標之求安復令隨于
之官後為廣州刺史宋高祖時為相謂人曰王鎮之少著
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
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

江秉之為新安太守轉臨海並以簡約見稱所得秩祿悉
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食
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及去官番以
付庫阮長吏為武昌郡先是郡縣田祿以芒種為耕其此
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比後去官者則一年秩
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
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復一日解印綬初發京師親故或以
器物贈外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長之前後所蒞官皆
有風政為後人所思

王琨自廷尉出為廣州刺史先是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
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
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
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復為廷尉加給事中

朱脩之為雍州刺史徵為左民尚書云鎮秋毫不犯計在
州然及牛馬穀草以私錢十六萬償之

南齊王延之初仕宋為吳郡太守罷郡還家產無所增益後為江州刺史在州俸祿以外無所納

劉亮仕宋為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所得公祿悉以還家宋明帝下詔褒美

王僧虔為湘州刺史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丘仲起為晉平郡守清廉自立褚淵嘆曰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揚公所以遺子孫也

劉懷慰為齊郡太守不受請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素飯示之曰且食有餘奉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太祖聞之手勅褒善進督泰沛二部妻子在都賜米三百斛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淵化類

川致美以令方古曾何足云

王沈為長沙太守清廉戒慎身常居祿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勉故吏為營棺槨

裴昭明廣陵太守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

范述曾為永嘉太守勵志清白不受饋明帝下詔褒美徵為游擊將軍郡送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

孔琇之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不獻乾薑二千斤世祖嫌必及知孔琇之清乃嘆息

蕭赤斧為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
蕭惠基為湘東武陵內史豫章東陽太守凡歷四郡無所
蓄聚蕭坦之為右將軍東昏侯時遣延時主帥黃文濟領
兵圍坦之宅煞之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郡將發坦之
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
之告文濟曰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
數百還以啓帝原死係尚方

梁庾萼任齊為輔國長史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弊
之後百姓尅菑所在穀貴米數千民多流散萼撫脩甚有
治理唯守公祿清節逾勵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永陽王
聞而饋之萼謝不受及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殮柩不能
歸高祖聞之詔賜絹百疋米五十斛

顧憲之初仕齊為豫章太守中興二年義師並建康高祖
為揚州牧徵憲之為別駕從事史此至高祖已受禪憲之
風疾漸篤固永還吳天監二年就家受太中大夫憲之雖
累經宰郡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

楊公則初仕齊為晉受太守在任清潔自守後為武陵寧
太守在郡七年資無擔石百姓便之及天監初為湘州刺
史四年徵中護代至乘二舸便發送故一無所取

王僧孺天監初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舡每
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貿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
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為常僧孺乃嘆曰昔人為蜀郡

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
任初天監中為義興太守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已友人
彭城到漑漑弟治與昉共為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米
五斛既至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裙衫迎之

傳昭為成安內史郡溪無漁或有暑月薦昭魚昭既不納
又不欲拒遂綏於門側又為臨海太守郡有密嚴前後太
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
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嘗駒衆寘絹于簿下昭笑而還之
裴還為梁秦二州太守開創屯田民吏獲安乃相率駒絹
千餘匹還從容曰汝等不應尔吾又不可違納其絹二匹
而已

夏侯亶立為六郡二州不脩產業祖賜所得隨散親故性
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
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容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
夏侯妓衣也

王贍為晉陵太守潔已為政妻子不免饑寒

江革為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門生故吏家中
東州聞革應至並齎持掾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
獨當故人箱篋至鎮唯資公俸食不兼味乃徵為都官尚
書將還民皆戀惜之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叮舫革並
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偏歌不得安臥或謂革曰船既
不平濟江甚儉當移徒重物以作輕舸革既無物乃於西

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庾域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
專充供養

蕭勵為廣州太守邊海舊饒外國船至多為刺史所侵每
年舶至不過二數及勵至纖毫不犯數十餘至俚人不賓
多為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償之外悉送還臺前
後刺史皆營私蓄萬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
獻軍國所須相斷不絕武帝嘆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
蔡搏為吳興太守口不言錢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
白苧紫茄以為常餽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

伏暉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治務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
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為
吏民所懷高祖善之徵為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
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芋家人乃至
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屬縣治安新安海寧並同時生為
立祠

孫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狀任邁
際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未嘗有蚊蚋人
多異焉

何遠為武昌太守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
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民井寒水不取錢者則
輦水還水其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事偽而能委曲用意焉

車服尤弊素器物銅漆江右多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斤而已

蕭洽為南徐州治中既近畿重鎮吏數千人前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為之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饑寒范縝為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

王勵為南海太守行廣州府事越中饒前後守宰例多貪縱勵獨以清白著聞

王珍國為桂陽內史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乃嘆曰此真可謂良二千石也陳孔叟為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舊為大都雖經寇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清暴叟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大

悅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叟居處儉素乃餉衣襲氈被一具叟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獨享溫飽耳勞卿厚意幸勿為煩

後魏廣陵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歛屍具

陸馥為相州刺史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為散騎常侍吏民大歛布泉以遺之馥一皆不受

荀珣為并州刺史不治產死之日家無餘財百姓追思之劉芳為青州刺史為政儒緩不能禁止奸盜而廉清寡欲無犯公私

崔挺為光州刺史拔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輦造州自稱少
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
六十歲忻逢明治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
玉為寶造般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都

韓麒麟為齊州刺史率於官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疋
其清貧如此

沈文秀為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是時河南富饒人好
奉遺文秀一無所納卒守清貧

邢臧為東 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
奉法吏人愛之

羊敦為廣平太守雅性清儉屬歲饑饉家餽未至使人外
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遂解衣質米以供之
張恂為廣平太守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勵唯恂當官清白
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張膺延興中為魯郡太守履行真素聲績著聞妻子樵採
以自供孝文深嘉其能遷京兆太守所在清白得吏民之
忻心焉泉企為東雍州刺史性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
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

北齊在社弼初行海州事又除膠州刺史儒雅寬恕允曉
吏職所在清潔為吏民所懷

祖鴻勳為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居官至清儉武平中為黎陽郡

守值斛律武都出為兗州刺史武都即丞相咸陽王世子
皇后之兄性甚貪暴先過衛縣令丞已下聚歛絹數千匹
以遺之及至黎陽令左右諷勸曜及郡治下縣官曜手持
一縑而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外並須
出於吏民之物一毫不加輒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
而責

蘇瓊為南清河太守郡民趙穎曾為樂陵太守年八十因
仕歸伍月初得新瓜一雙自來送穎恃年老苦請便為留
仍致於聽事梁上竟不部人送穎貢新果至門聞之穎瓜
猶在相顧而去

郎基為潁川郡守性清儉無所營求曾與人云任官之所
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寫書潘子義曾遺之
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書曰觀過知仁斯亦
可矣

後周唐永初仕魏大統初為東雍州刺史性清廉家無蓄
積妻子不免饑寒世以此稱之

孟信魏末為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
犯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慇懃慰勞乃自出酒以織罇溫之
素木盤盛蕪菁俎器唯此而已乃以一罇借老人俱執一
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無人以一物
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狔轉耳酒
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狔進之酒盡方別

泉仲遵歷落荆南洛三州刺史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
劉璠為同和郡守生羗條附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貨產
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羗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
韋瑱為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
遺故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廉有武畧蕃夷贈夷
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為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
申徽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
廉慎乃畫揚震相於竊室以自戒
竇熾為原州刺史城之北有泉水熾屬經遊踐嘗與僚吏
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北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
職之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

寇雋為梁州刺史在州清苦不治產業其子等並徒步而
還吏民送雋留連於道久之乃得出界

辛慶之為荊州刺史率性儉素車馬衣服示不尚華侈志
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為當時所重

裴俠為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人如此子所食唯菽麥鹽
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
郡守俠亦不以私並收庸為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群
去職之日一無所取

王思政為荊州刺史都督蘭小歡繕治城塹掘得黃金三
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
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

隋庠狄士文為具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目杖之二百步送還亲又嘗人朝遇文帝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啣絹一疋兩手各持一匹帝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帝異之別齎遺之後為雍州刺史既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柳儉為汙州刺史生與蜀王秀交通免職及還鄉里乘弊車羸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嘆服焉

唐李太亮太宗貞觀中為越州都督在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皆委之解宇

皇甫無逸貞觀中歷同州刺史寧州都督閉門自守不通賓客左右不得出門凡所貿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菜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遽抽佩刀斷衣帶以為注其廉介如此

王方慶則天時為廣州都督北祭南海歲有崑崙乘舡以珍物與中國交市舊都督路元叡冒求其貨崑崙懷刃殺之方慶在任數載秋毫不犯

蘇瓌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歲時轉陝州刺史揚州地當衝要多富高大賈珠翠珍玩之產承前長史皆致之數萬唯瓌挺身而還時論服其清潔

朱敬則為廬州刺史經數月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馬一匹諸子致步從而歸

劉允濟中宗神龍初為青州長史為吏清白河南道巡察使路敬潛甚稱薦之

李齊物肅宗乾元中歷鳳翔京兆尹清廉自飭人吏莫敢抵犯

李勉代宗大曆中為廣州刺史前後西域舶泛海者歲終

四五勉性潔廉舶來都不檢閱故末年舶至者四十餘在

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飭者耆老以為可繼前朝宋景盧

與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代宗許之

韓滉德宗貞元初為潤州節度持儉志在奉公裘茵衣衽

拾年一易居處陋薄終敝風雨弟洎嘗於故里宅增脩廊

宇滉自江南至郡命撤去之曰先公容馬吾輩奉之常恐

失墜所有摧圮葺之則已豈敢改作以傷儉德

薛萃為浙西觀察使理身儉薄嘗衣一綠袍十餘年不易

恩加朱紵然後解去筮歷三鎮凡十餘年家無聲樂俸祿

悉以散親族故人子弟

裴玠為廊坊節度使憲宗元年三年改興元尹山南西道

節度等使武臣為政以清廉聞衣服飲食同於士卒故遷

受大鎮孔鄧元和末為廣州刺史鄧剛正清儉南海請刺

史俸料之外絕其取索

薛戎為衢湖常三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儉身處約不務虛

召俸入之餘散宗族身歿之後人無饑焉

令狐楚為宣武軍節度使先是汴州主帥始至率以錢二

百萬實其私藏楚悉以歸公府由是汴人受其廉徵為戶

部尚書殷洧為涪州觀察使轉江西觀察使皆以廉潔著
盧鈞文宗開成中為廣州節度使先是番船到府節度已
下爭以賤估其珍貨鈞悉不問時人服其潔廉

王龜懿宗咸通中為浙東觀察使允天下有倉庫羨餘皆
賜于本州名曰賞設庫以備地主之費龜所至兩州有給
于公者則給之或遊客故人皆以已俸之餘可知矣

晉郭延魯初仕後唐與復州刺史正俸之外未嘗歛貨庶
事求理一郡賴焉

高漢筠至廩在襄陽有薛吏常課外獻白金二十鎰漢筠
曰非多納麤麤則刻削闌闌吾有正俸此何用焉因戒其
主者不得復然其白金皆以狀上進有詔嘉之

安元信少帝開運二年為復州防禦使卒元信歷數任皆
名郡也親族嘗謂曰公身俸二千石鬢有白髮家無肥美
田園何以為子孫計元信曰吾本無文經武略遭遇先帝
風雲之會繼提郡印位在親人平生之望過矣每以衣食
豐足為槐安有積貨治產欲為豚兒輩後面不亦愚乎聞
者美之

漢武漢球為涪州刺史至郡未朞以月疾請代乾佑二年
秋卒於京師漢球雖出自行伍然長於撫理常以掎歛為
戒民懷其惠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七十九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八十

收守郡

靜理

推誠

靜理

夫古人之為政者曷嘗不崇清淨以致治資簡易以成化故老氏著玄默之教仲尼無耻格之訓盖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可挾術而致擾哉漢室而下良牧相繼乃有推寬之志而仁厚之德宣流愷悌敦脩禮讓專務通恕悉蠲煩苛或反已而自思獄訟以止或責成而委任曹事咸舉物安其所民受其賜斯足以為循吏之稱首矣漢曹參初為齊相使者召參參去属其後相曰以齊獄市

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

市者所以井容也令君擾之姦人妄所容乎吾是以先之

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無所容竄免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効也

見寬為左内史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禮下士務

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誠與下求名聲吏人大信愛

之汲黯為東海相太守學黃老信治官民好靜擇丞史任

之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属丞史亦是也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

病卧閣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黃霸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力猶勤也言先以

從然從用刑罰也務在成熟全安長史不欲易代許丞老病聾許

丞督郵且欲遂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而能拜起送迎正

頗重聽傷且善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史送故迎新之費及姦更緣絕簿書盜財物緣因惠交代之祭而

棄匿簿書以盜官物也

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矣

龔遂宣帝時選為渤海太守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

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均臣以

文洪得一功便宜從事帝許之

薛宣為右馮翊性密靜有思有智也思省吏職求其便變省視也

也下至財用筆吁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利便也省減也便於用而減於

費也皆吏民稱之郡中清靜

後漢衛颯字子彥河內脩武人也建武初為桂陽太守理

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

內清理

鮑永為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疾傷之後乃

緩其御轡示誅疆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

馬援為隴西太守務開寬信恩以大下任吏以職但總大

軀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

掾之任何足相煩頗衰老子使教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羗

欲旅得永距此乃太守事耳

劉寵為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

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發郡中大化

王况字文伯性聰敏為陳畱太守以德行化人

杜安為邑郡太守率身上下以禮化俗
郭賀為河南尹以清淨稱

兼范歷武威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
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辨好相持短長范每勵以淳厚不受
偷薄之說魏霸為矩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掾史有過
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

王堂為魯相存簡一至數年無亂訟

張敏為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

任延更始初拜會稽郡尉時年九十迎官驚其狀壯少及
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

盧植為九江太守以疾去官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

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新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体而
已魏華歆漢末為豫章太守以為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
愛之

游楚字仲元漢末為蒲阪今漢興隴西太守為人慷慨歷
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

孟康齊王政始中為弘農守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已奉
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思獄訟緣民所與因而利之郡領吏
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

楊追為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龔遂故事安之而已
蜀楊戲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
晉傅嘏為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卿六遂之

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之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靖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毀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異邦人者暇各舉其良而封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有常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櫛而得其實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莫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和嶠為潁川太守為政清簡甚得百姓歡心

鄭冲為陳番太守冲以儒雅為德蒞職不為幹局之譽

王述為臨海太守還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

王承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苛察

劉琰為丹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頌官長者諸郡徃徃有相舉正悞難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居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徃而不返遂寢而不問

宋王弘為江州刺史至州省賦簡役百姓安之

張茂度為廣州刺史綏靜百越嶺外安之

謝暹為吳興太守在郡清省為吏民所懷

袁湛為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蒞政和理為吏所懷
段佛榮為豫州刺史蒞政清謹為西所安

南齊裴昭明為廣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伐還責
之昭明白臣不欲競執閔捷故耳

王綸之為吳興太守為政寬簡稱良二千石

張岱為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
著名

梁王峻仕齊為桂陽內史會高祖義師起上流諸郡多相
驚擾峻閣靜坐一郡帖然百姓賴之又為宣城太守為政
清和吏民安之

王舊為晉安內史在政清約務在寬簡吏民便之

馮道根為南東太守豫州刺史歷處州郡和理清靜為下所懷

張克為義興太守為政清靜民吏懷便之

王志為丹陽尹為政清靜去煩苛

徐擒為新安太守至郡為治清靜教民禮義勸課農桑期

年之中風俗便改

張纘為吳興太守治郡省煩苛務清靜民吏便之

蕭子雲為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民吏便之

謝舉為豫章內史為政和理甚得民心後為晉陵太守在

郡清靜百姓化其德境內蕭然

范述曾為永嘉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

任昉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

通辭訟者就路決馬為政清省吏民便之

范雲零陵內史在任潔已省煩苛去游費百姓安之又為始興內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否則逐去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侯高賈露宿郡中稱為神明

韋放為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民所稱

王承為東陽太守為政寬惠吏民悅之

伏暉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

張緬為豫章內史為政任恩惠不設鉤鉅吏人德化其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

劉孺為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民所稱

謝拙為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

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

殷鈞為臨川內史体多疾閉閣卧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

陶季真為東苑太守在郡號為清和後為建安太守為政清靜百姓便之

王茂為江州刺史歷丹陽尹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為吏民所安諸翔為義興太守在政潔已省煩苛去游費百姓安之

蕭洽為臨海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

陳王勵為晉陵太守時兵饑之後郡中凋弊勵為政清簡

吏民便安之

魯達為巴州刺史為政簡要推誠任下吏民便之

後魏彭城王勰為揚州刺史簡刑道体與民休息州境無虞遐邇安靜

樂安王範為長安鎮都大將謙恭惠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離殺賊流亡者相繼請崇易簡之体帝納之於是遂寬與人休息

張白澤為雍州刺史清心少欲吏民安之

茹皓為蒲陽太守清簡寡欲

張袞為幽州刺史清儉寡欲勸課農桑百姓安之

賈雋為荊州刺史在州五載清靜寡事為吏民所安

曹植為魯陽太守清素善撫接得百姓情

高悅為長樂太守為政清惠民庶安之

陸惟州為相州刺史政尚寬惠民吏安之

酈約為歷東萊魯郡二郡太守為政清靜吏民安之

韓麒麟為齊州刺史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晉慶說麒麟曰公伏節方憂而所無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民不犯法何以戮乎若必須斬戮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晉慶慚惧而退

游明根為東兗州刺史為政清平新民樂附

房景伯為齊州輔國長史值刺史死行州事政存寬簡百姓安之

韋崇為潁川太守不好發摘細事常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感之郡中大治
李訴為相州刺史為政清簡明於拆獄姦盜止息百姓稱之

劉元孫起家拜蘭陵太守治以清靜為名

鄭道昭為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

鄭尚為濟州刺史為政寬簡百姓安之

畢祖朽為東婺州刺史初朽善撫邊人清平有信務在安靜百姓稱之

王襲為并州刺史太和中孝文興駕詣洛路幸其治供帳

粗辦境內清靜帝頗嘉之

李平為太子中庶子因侍從容請自劾一郡孝文曰卿欲復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

裴叔義為兗州安東府外兵叅將累遷太守為政清靜吏民安之

裴芬為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稱

柳僧習為北地太守為政清平民羌悅愛

賈恩同為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

曹世表為清河太守治官省約百姓安

張烈為瀛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

范為并州刺史清慎守法頗得民和

劉道斌為弘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稱

張偉為營州刺史在州郡以仁德為先不任刑罰清身率下宰守不敢為非

王翊為濟州刺史清靜愛民有政治之稱

北齊堯雄初仕東魏為豫州刺史雄雖武將而性質寬厚治民頗有誠信為政去煩碎舉大綱而已

段沼為濟州刺史為政舉大綱不存小察甚得民和時又有韓

賢為洛州刺史雖武將而性和直不甚貪暴雖無善政不為吏民所告

後周閻慶為寧州刺史性寬和不苛察百姓悅之

馮遷為廣漢郡守時蜀土初平人情擾動遷政在簡恕夷俗頗安之

段榮為濟州刺史歷相州秦曲事性溫和所歷皆推仁恕愛之

李穆為并州總管時東夏再平人情尚擾穆鎮之以靜百姓安之

顏之儀為濟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

李和為漢陽太守治存寬簡百姓稱之後為夏州刺史又除洛州刺史和前在夏州頗番遣惠及有此綬商洛父老莫不相望德音和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為之簡靜

莫攜為襄樂郡守遷胡州刺史性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

梁椿為渭州刺史在州雖無他政績而夷夏安之

王雅為郿城郡守政尚簡易吏人安之
韓果為華州刺史為政寬簡吏民稱之

皇甫璠為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

王子真為行瓜州事性清政務以德政化民西土悅附

庾信為洛州刺史多識舊章為政簡靜吏民安之

魏元熊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悅之

庫狄時為益州刺史性寬和尚清靜為夷獠所安

隋柳裘為許州刺史在官清簡民吏懷之

河間王弘出為寧州總管在州治尚清靜甚有恩惠

韋世康為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合境清肅又為荊州總

管為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

韋藝為齊州刺史為政寬簡士庶懷惠

柳儉為許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為文書約束吏從容而

已獄無擊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沔州刺史

公孫景茂為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

梁顏光初為岐州刺史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

唐陽恭仁隋末為甘州刺史恭仁務舉大綱不為苛察戎

夏安之文帝謂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善政非惟朕舉得人

亦是卿義方所致也

襄武王琛為晉州道行臺總管馭衆寬簡大為民夷所附

宇文士及貞觀初為蒲州刺史為政寬簡吏人安之

張文琮貞觀中為亳州刺史政清簡百姓安之

田留安貞觀中歷徐洪二郡督皆以寬簡為吏民所安之
高智州為壽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

史司馬
僱王元軌前後為刺史至州唯閉閣無為史事責成於長

陸象先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仍為劫南道按察使在官
務以寬仁為大政司馬韋抱貞言曰望明公稍行杖罰以
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墮無所懼也象先曰為政者理則
可矣何必嚴刑樹損人益已恐非仁恕之道竟不從抱貞
之言象先玄宗開元中為蒲州刺史仍為河東道按察使
嘗有小吏犯罪但示語而遣之錄事白曰此例皆合於杖
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言若必須行杖即當

自汝為如錄事慙懼而退陸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自無
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為繁耳但當靜其源則亦何憂不簡
前後為刺史其政如一吏咸懷思之

李適之為河南尹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
倪若水為汴州刺史政尚清靜人吏安之

苗晉卿天寶中為金州刺史歷魏郡太守政化大行晉卿
寬厚廉謹為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在有惠化

鄧山景肅宗至德初為揚州刺史淮南節度使政理簡肅
聞於朝廷

崔衍為宣歙觀察使政務簡便人頗懷之
韋夏卿為京兆尹東都番守為政務通適不喜改作

魏少遊早以吏幹知名累遷京兆尹居職緣飭成務不為
事首有規檢善任人果於集事前後四領京兆雖無赫赫
之名而齷齪廉謹有足稱者

張延賞為河南尹時河洛兵弋之後邑里兵墟延賞政尚
易簡東都甚理

張鎰代宗大歷中為濠州刺史為政清靜州事大理

李勉為京兆尹政尚簡肅甚有時稱及為滑毫永平節度
在鎮八年以舊德清重不嚴而理眾諸侯雖暴驚者亦崇
敬之

閔播大歷中以淮南判官攝滁州刺史清靜簡惠既撫盜
賊人甚安悅之

馬燧為懷州刺史乘兵亂後夏大旱人失耕種燧乃務教
化去煩苛

張伯義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伯義朴直不知書然能推
誠委任軍府簡肅人皆便之

段秀實為涇州刺史清約率易遠近安之退公之後端居
靜慮而已

薛播德宗建忠初為晉州刺史遷河_南尹皆為政簡肅其獲
當時之稱

韋元甫有器局所蒞有聲為揚州長史淮南節度在揚州
三年政尚不擾事亦能理

吳湊為京兆尹為政孜孜以勤儉清簡為務人心安悅及

為福州都團練觀察使為政勤儉清政美聲聞於朝廷
裴諝為河南尹不鞠人於贓罪以寬厚和易為理

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在城都以三年公私皆濟撫蠻夷
明其輒不生事

崔詠為鄧州刺史後為桂管觀察使皆不生事洞溪夷倍
頗安之

孔郊憲宗元和中為廣州刺史時桂管經絡使楊旻桂中
武裴行立案等騷動生蠻以求功伐遂致領來累歲用兵

唯戮以清儉為理不務遠邀功交廣大理
王鐸為容管經略使凡八年溪洞安之

薛放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唯用清潔為理一方之人至今
思之

閻濟美為福建觀察使復移鎮浙在所至常以簡澹為理
兩地之人常賦之外不知其他

丁公著為浙西觀察使二年為河南尹皆以清靜為理
沈傳師為湖南江西宣州三觀察使至以廉靜稱理

崔郾為鄂岳浙西觀察使所至用寬政清簡少事財用有
餘人遂寧泰

漢李殷累為郡守性沉厚所蒞無苛暴之名
周馮道後唐清泰初為同州節度使為政閑淡獄市無撓

翟光鄴權知京兆以寬靜為治前政有煩苛之事一切停
罷百姓便之

推誠

禮云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又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夫惟欲盡物之性而化之者其惟至誠乎故古之良二千石妙職治体推至誠之性為撫御之術簡略苛細輸寫心腹選任於淳質慰薦於勤舊待衆以信而民不忍欺推功於下而人樂為用或因壘以喻寇賊或刻期以遣囚繫發動于衷以底于治宜乎詔勅之嘉獎史冊之褒紀傳云安靜之吏悃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是之謂乎

漢趙廣漢二千石臣欽若等曰漢歷京兆尹潁川太守秩皆二千石

以和顏接士其慰薦待遇吏殷勤甚備慰薦謂安慰而薦達之事推

功善歸之於下曰其掾卿所謂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

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朴無所避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

之讀鄉曰嚮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

兇寬為左內史觀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卑禮下士務在於

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明聲吏人大愛信之

韓延壽為左馮翊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上言

者推其至誠吏民不敢欺給給誑也

龔遂為渤海太守先是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郡聞

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遂捕盜

賊使諸持鉏鉤田器者為良民吏無得問也鉤鑿也持兵者

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賊盜亦皆罷罷讀曰疲言為

盜賊久心
疲厭也

渤海又多却畧相隨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
兵弩而持鈎鈿盜賊於是率平

後漢敦伋為并州刺史行部到西河美魏有童兒數百各
騎竹馬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
來迎諸兒復送到郭門外問使何日當還伋曰別駕從事
計日告之刑部還入美魏界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童遂
止於野亭須期而入

馬援為隴西太守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搃大
体而已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

戴封為山中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
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焉

張綱為廣陵太守初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
千石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
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
大驚惧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番所親者十餘
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
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見初見綱綱延置上
坐問於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后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
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
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為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
以自明孝子不捐父以求福天子至人欲文德以來之故
使太守來恩以自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為福

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豈喬愚人數為二千石所侵枉
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
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拿戮耳綱曰豈其然乎嬰之以天
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
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
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
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綱悉釋縛
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垂盪然當條名上之必
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污明時也綱以其至
誠乃各從其意親為安居宅子弟欲為吏者隨才任職欲

為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

劉岱為兗州刺史虛已愛人為士人所附

魏田豫為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及衆數千人在山中

為郡盜大為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

死豫悉見諸繫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

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郡賊解散郡內清靜

蜀董和為益州郡太守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

信之

晉劉弘為荊州刺史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
推誠御下屬以公義每有手書郡國丁寧疑密莫不感悅
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宋謝方明轉晉陵太守復為南郡相嘗年終江陵縣獄囚
事無輕重悉許聽歸家使過正二月還到罪應入重者有
二十餘人綱已以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主簿弘李盛
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為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
言且當今民情偽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
之囚及父兄皆以驚及喜涕泣以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
一人不還方明不聽許捕其一人醉不能歸違之二日乃
反餘一囚十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自討之方明知
而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湏入囚自當反因逡巡墟里不
能自歸鄉村責讓之率領將送遂竟無逃亡者遠近咸嘆
服焉

南齊安陸王緬為雍州刺史番心辭訟親自隱卹劫鈔渡
口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為百姓所愛畏

梁何喬字子秀初仕齊為建安太守為政有恩信並不敢
欺每伏臘放囚歸家依期而返

始興王憺為荊州刺史自以少年始居重任恩欲開導物
情乃謂仇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言可用用之
可也如不可用於我何傷吾聞懷矣爾其勿於是小人知
息而君子盡意矣

王志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
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獄司以為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
者勿憂明旦果自詣獄辭以婦孥吏民以勸服之

陳沈君高為平越將軍廣州刺史嶺南狸獠世相攻伐君高本
文吏無武幹推心撫御甚得民和

後魏沛郡公禎為預州刺史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
及禎為刺史丘生嘗有犯懷恨圖為不軌所以婚集成人告之
刺史欲遷成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
告禎速立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我但丘生
誑誤若即收掩衆必大惧吾靜以待之不日自當悔服語未訖
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告誑誑之罪而丘生單騎逃
走禎恕而不問

宇文福為瀛州刺史性中清在公嚴毅以信御民甚得聲譽
艾陸伯子華為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雅果之後臣

若等曰是時平府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

主簿和果作亂也

衆感悅境內怡然
李仲遵為營州刺史時四方州鎮叛亂相續營州城內感
有異心仲遵與車赴州既至與大使盧同以恩信懷誘率
皆怡悅

北齊張華原為兗州刺史境內大賊及隣州亡命二百餘
人皆詣華原歸疑咸撫以恩信之歸田信里於是人懷咸
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決遣至年暮唯
有重罪者十餘人華原亦遣歸家曰賀依期至獄

後周宇文測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
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定而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

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國而送出境
自是東魏人亦慙乃不為寇西界遂通慶常時論方之羊
叔子呂欽若等曰羊叔子事其將帥惟誠周

隋令狐熙為桂州總管有甯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日
言貌有貴相在陳日已據南海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即拜安
州刺史然驕一六熙未嘗參謁熙手書輸之申以交友之
分其母有疹熙復遣以藥物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為非
衛玄為資州刺史時獠攻圍一軍鎮玄單騎造其營謂郡
獠曰我是刺史御天子詔安養一勿驚懼也諸賊莫敢
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
唐曰晉安為魏州總管劉黑闥之亂來攻州城于時山東

豪猾多殺長史以應賊百姓克人咸懷異志凡諸郡守皆以
心腹自衛多所猜防由是上下情隔怨叛者多晉安獨撫
結所部示無疑阻但有白事者無問味遠皆至卧内謂人
曰吾與卿輩一國守自一心無一疑二也必欲棄國
即異背順歸還亦任卿輩斬吾頭而一城中父老迎相
誠厲子勇曰一以下心相付何得負之由是人心遂同
張伯儀為廣州刺史朴直不知書然能推誠委任軍府簡
肅八便之

于郡為巴州刺史時歲儉夷獠相聚山澤為盜數千百人
來圍州城郡無勵州兵與之拒戰凡旬有二日簡遣使說
喻以善惡山盜邀郡出乃以儒服一致之不疑因降之

節度使抱玉以聞遷梓州刺史

呂元膺為斬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母在明月元正不得相見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桎縱之與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侍之及期無後至者由是群盜感義相引而去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八十

